

第十四回 婉如散悶哭新詩

詩曰：

原為愁魔無計遣，且來古剎去參神。

廟堂又詠悲秋賦，信是愁根與命連。

話說鄭夫人與平婉如小姐，領著丫頭、小廝走入廟中隨喜。先到後邊遊戲了一番，又一擁至前殿來。夫人見牆上有字，笑對婉如道：「好看這樣齊整廟宇，獨是這塊牆，寫得花花綠綠，何不粉他一粉，是何意思？」原來，是本城這些施主來修廟宇，愛牆上一筆好字，不忍粉去。故此粉得雪白，單留這一塊牆不粉。

婉如倒也無心，聽得夫人說笑，就回頭觀望，果然有幾行字跡。信步行去一看，劈頭就是輕煙的詩，暗驚道：「曾聞祝郎說有個輕煙，是鄒小姐身邊使女。緣何這裡也有個輕煙？」再瞧落款，是寫著「定海鄒氏妾」，便道：「原來就是她。為什麼來到這裡呢？」也不關心，就看第二首，驚道：「這筆跡好像祝郎的。」遂不看詩，且先去瞧他落款，不覺大驚，且喜。忙對夫人道：「原來是祝郎題的兩首詩。他竟在此也不可不知？」夫人猜道：「這詩像已題過多年。你看灰塵堆積，筆畫已有掉損的所在。斷不在此間。」

婉如不覺悲傷。再將詩意重複觀玩，滴了幾點眼淚，又去看第四首。卻是素梅的。一發奇異，歎道：「看她詩中，果然祝郎不在此間，連她也不曾遇見，是見詩感慨和的。」再看第五首詩，又是絳玉的。垂淚道：「咳！你卻賣在這裡。可憐，可憐。」看完，心上也和他一首。就叫小廝到船中取上筆、硯來，也步和一首絕句道：

身在東吳心在趙，滿天霜雪聽烏啼。

近來消瘦君知否，始悔當初太執迷。

定海平氏婉如步和

婉如題罷，就著實傷悼，忍不住啼泣。夫人著忙勸道：「我原為你愁悶，故上來與你遣懷，誰知偏遇著這樣不相巧事，倒惹得你悲苦。快不要如此，惹得旁人看見笑話。」遂玩耍也沒心腸，大家掃興而回。隨即就著人遍城去訪絳玉。又沒個姓名，單一味捕風捉影，自然是訪不出來的。晚間鄭飛英辭別常州府出城上船。宿了一夜，次日就開船，一直到家不題。正是：

妾已歸來君又去，茫茫何日得佳期？

再說祝琪生與鄒公，依舊北上。一路尋訪祝公與夫人，並雪娥小姐信息，兼找尋素梅。哪裡有一個見面？一直尋至京師地面，連風聞也沒一些。二人惱得不知怎得是好。兩人算討來到京城中，下個寓所，祝琪生先去訪平家消息。在京城穿了兩日，才問到一家，說住在貢院左首。祝琪生連忙到貢院，左首果然問著平家一個七、八十的老家人。

祝琪生不先問他小姐，先問道：「你家相公在家麼？」家人誇張道：「如今不叫相公，稱老爺了。」原來囊核釘得嚴世藩之力，競弄了個老大前程，選是福建福州府古田縣主簿。祝琪生聞說稱老爺，疑他前科也中進士，便問道：「如今你老爺還是在家，還是做官？」那家人興頭的緊，答道：「我家老爺，如今在任上管百姓、理詞訟，好不忙哩。」祝琪生忙道：「你家小姐可曾同去麼？」家人笑道：「這是前時的話，也記在肚裡，拿來放在口裡說。我家小姐死了，若是托生也好三歲。」

祝琪生聞言，就如頂門上著了個大霹靂，心中如刀亂刺，眼淚直滾，問道：「是什麼病死的？」家人遂將主人把她嫁與嚴家為妾，小姐不從投河身死。起根發腳的說與他聽。祝琪生聽了，肝腸寸寸皆斷。又問道：「你家絳玉姐姐呢？」家人又笑道：「原來你是個古人，愈問愈古怪，偏喜歡說古話的。我家絳玉丫頭賣在人家，若養孩子，一年一個，也養他好幾個了。」

琪生又吃一驚，遂問道：「畢竟是幾時賣的？」家人道：「賣在小姐未死之前。」祝琪生道：「奇怪！小姐既還未死，怎麼就先賣她？卻賣在哪家呢？」家人道：「這個我就不知道。」琪生只是要哭，恐怕那家人瞧著不雅，又忍不住，只得轉身走回，就一直哭到寓所。鄒公忙問其故，祝琪生哭訴：「平小姐已死，絳玉又賣，小婿命亦在須臾了。」訴罷，拍桌打凳淚如湧泉。鄒公亦為撫恤勸解，再四寬慰。正是：

一點多情淚，哭倒楚江城。

一日，二人愁悶，在街上閒闖。忽撞見巡城御史喝道而來，看祝琪生，就叫一個長班來問道：「相公可是定海祝相公？」祝琪生暗吃一嚇，問道：「你問他怎的？」長班道：「是老爺差來問的。」祝琪生道：「你老爺是哪個？」長班道：「就是適才過去的巡城沈御史老爺，諱憲，號文起的。」祝琪生才悟放心道：「既是沈老爺，我少刻來拜。」長班又問了祝琪生寓所，就去回復本官。

祝琪生與鄒公轉身也回。鄒公問道：「方才那御史，與賢婿有一面麼？」祝琪生道：「他是家父門生，又受過舍間恩惠的。小婿與他曾會過數次。」二人一頭說話一頭走，才進得寓所，尚未坐下，已見長班進來，報老爺來拜。二人倉卒之際，又沒一個小廝，又沒一杯茶水，弄得沒法。只見沈御史已自下轎，躡將進來。鄒公又沒處躲閃，二人只得同過來相會。

沈御史先請教過鄒公姓名，後問祝琪生道：「世兄幾時到這邊的？怎不到敝衙來一顧。尊翁老師在家可好麼？」祝琪生道：「小弟到才數天。不知世兄榮任在此，有失來叩。若說起家父，言之傷心。暫退尊使，好容細稟。」沈御史遂喝退從人。祝琪生通前撤後，兜底告訴。沈御史惻然道：「曾聞得貴州劫獄之事，卻不知世兄與老師亦在局中大遭坎坷。殊實可傷。」三人各談了些閒話。

祝琪生赧然道：「承世兄先施，小弟連三尺之童也沒有，不能具一清茶，怎麼處？」沈御史道：「你我通家相與，何必拘此形跡。只是世兄與鄒老先生居此，未免不便。不若屈至敝衙，未知意下何如？」祝琪生二人苦辭，沈御史再三要他們去。二人只得應允。沈御史道：「小弟先回，掃榻以待。」遂別琪生與鄒公而去，留兩個衙役伏侍二位同來。二人遂一同至沈御史衙中安下。

過了幾日，二人有滿腹心事，哪裡坐得住，意欲動身。沈御史勸琪生道：「世兄如今改了姓名，令尊、令堂又不曉得下落。世兄若只而北去訪，就走盡天涯，窮年計月，也不能尋得著。依小弟愚見，今歲是大比之年，場期在邇。世兄若能在此下場，倘然闈中得意，那時只消多著人役，四路一訪，再無不著。今徒靠著自己一人，憑兩隻腳，走盡海角天涯，就是有些影響風聞，也還恐路上相左，而況風聞影響一些全無，焉能有著？還是與鄒公先生，權在敝衙住兩月，待世兄終過場，再定局而為是。」祝琪生道：

言甚是有理，但是小弟本籍前程已無可望。今日怎能得進場去？」沈御史道：「這事不難。小弟薄有俸資，儘夠為世兄納個監。只消一到就可進場，況如今是六月間，還有一月餘可坐。」鄒公也道有理，從旁贊勸，琪生遂決意納監。沈御史就用個線索，替琪生納了監，仍是張瓊名字。即日進監讀書。

轉眼就是八月場期，琪生三場得意。到揭曉那日，張瓊已高掛五名之內。祝琪生歡喜自不必說，惟沈御史與鄒公更喜。琪生謝座師、會同年，一頓忙亂。頃刻過年，又到二月試。琪生完場，又中第四名會魁。殿試在第二甲，除授翰林院庶吉士。隨即進衙門到任。不及兩天，就差人四路去尋訪父母消息。

過了一月，鄒公欲別他起程去尋女兒。祝琪生泣道：「這是小婿之事，不必岳父費心。小婿豈戀著一官，忘卻自己心事？而且老父老母不知著落何地？小婿竟做了名教負罪人，恨不即刻欲死。但因初到任不能出去，待看機會謀個外差，憑他在哪個所在，也少不得要訪出來。再不然，寧可掛冠與岳父同死得道路，決不肯做那不孝之子、薄倖之人也。岳父且耐心坐待，與小婿同行，有何不可？」於是鄒公復又住下不題。

再說紅鬚自劫獄之後，在梅山寨中無日不著人在外打聽祝琪生與老夫人音信。又因雪娥小姐思量父親，時刻痛苦，也一連幾次遣人探聽鄒公音耗。俱說解往別處，不知下落。祝公與雪娥小姐，翁媳二人每日只是哭泣。光陰似箭，不覺過了三四年光景。

一日，紅鬚在寨中看兵書。忽小卒來報道：「古田縣知縣已死，卻是一個平主簿署印。贓私狼藉，倒是一頭好貨。特來報知。」紅鬚道：「再去打聽，訪他是哪裡人？是何出身？一向做官何如？有多少私財？快來報咱。」

不到一日，小卒來報道：「訪得是浙江定海縣人，寄籍順天，姓平，名囊成，字君贊，原叫什棗核釘，今百姓呼他叫『伸手討』。資財極富，貪酷無厭。」紅鬚聞知是棗核釘，怒髮沖冠，咬牙切齒道：「這賊也有遇咱的時候！」忙請出祝公與雪娥小姐。遂言道：「今日你們仇人平賊已到，咱去梟了他首級來，替咱恩人報仇，一滅此恨」。

祝公與雪娥尚未答應，紅鬚早已怒氣沖沖地出去。只帶十數個人，各藏短刀，晝夜並行。到了古田縣，竟進縣衙，將棗核釘捉出，剝做肉泥，又將他合家不論老少男女，上下一齊殺絕。遂領著眾人出城。恰遇福建巡撫正領著大兵到閩清縣去剿山賊，在此經過，兩下相遇。

紅鬚全無懼怯，領著十餘人殺進陣中。手起刀落，殺人如砍瓜切菜，一連殺死官兵八九十人。刀口已卷，只以刀背亂砍。巡撫見勢不好，指眾官兵一齊殺上，團團圍住。紅鬚外無救兵，內無兵器，竟被擒住。巡撫怕賊黨搶劫，連夜將陷車囚好，做成表章，解京獻功。

有那逃得性命的小卒，跑至梅山寨中報信，雪娥小姐正在。祝公說：「恐怕不分玉石，連婉如一同遭害。」替她擔著驚恐。忽聞此信，二人大哭。

不知後事若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